

YUYAN WORKS

余言 著



凡人与神隐同在  
科技与修真并存

平凡少年的英雄梦想  
捍卫荣光的绝地反击

⚓  
天师秘府  
英雄联盟  
神隐之地  
连环绝杀

# 逆命

NIMING

1 燃烧吧，音波侠

少年在火  
与血中怒吼：

来吧！无论对手多么强大，  
我从不畏惧！

“不可能的世界” 网站火热连载作品  
爱情交由天意决定；命运，将由我来决定！



九州出版社  
JIUZHOU PRESS

YUYAN WORKS

余言 著



# 逆命

NIMING

1

燃烧吧，音波侠



九州出版社  
JIUZHOU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逆命. 1, 燃烧吧, 音波侠 / 余言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5. 8

ISBN 978-7-5108-3923-8

I. ①逆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12556号

## 逆命1 燃烧吧, 音波侠

---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  | 余言 著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 | 九州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人 | 黄宪华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  |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   |
| 发行电话  | (010)68992190/3/5/6      |
| 网 址   | www.jiuzhoupress.com     |
| 电子信箱  |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 |
| 印 刷   |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| 71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         |
| 印 张   | 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 | 280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| 2015年11月第1版              |
| 印 次   |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 | ISBN 978-7-5108-3923-8   |
| 定 价   | 25.00元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# 逆命

NIMING

燃烧吧，音波侠

1

目录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楔子       | 001 |
| 第一章 少天师  | 004 |
| 第二章 离开   | 018 |
| 第三章 回礼   | 033 |
| 第四章 音波侠  | 047 |
| 第五章 远川中学 | 062 |
| 第六章 水鬼   | 076 |
| 第七章 篮球赛  | 090 |
| 第八章 秘密   | 105 |
| 第九章 记礼   | 118 |
| 第十章 灵宠蛋  | 131 |

# 逆命

NIMING

燃烧吧，音波侠

1

目录

Contents

|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十一章 | 前世今生 | 144 |
| 第十二章 | 噩梦   | 159 |
| 第十三章 | 朱雀   | 172 |
| 第十四章 | 天师府  | 185 |
| 第十五章 | 吸血鬼  | 199 |
| 第十六章 | 阴谋   | 212 |
| 第十七章 | 挟持   | 226 |
| 第十八章 | 上当   | 240 |
| 第十九章 | 融合   | 256 |
| 第二十章 | 燃烧   | 270 |

# 逆命



楔子



你见过最美的钢琴曲吗？

是的。不是听过，而是见过。

礼堂下面坐满了人，舞台上那个跳舞的女孩如同一只美丽的精灵，时而飘逸，时而张扬，尽情地展示着她优美的舞姿。

演出结束之后，她如天鹅般优雅地谢幕。观众回应以热烈的掌声，并低声细语地称赞着她的演出。无数的声音在礼堂中汇聚，碰撞成各种杂音。

最后的压轴节目钢琴独奏即将上演，但却无人期待。

灯光熄灭。

一连串音符轻轻地响起，清澈的琴声从大厅中流淌而过，如雨滴一样轻落心湖，激起细微的涟漪，心灵一阵轻颤。干涸已久的心田，被无声无息地润泽。所有的人在这一刻安静下来，屏气凝神地聆听。

舞台上紧闭的帷幕缓缓地拉开，空阔的舞台上只有一架钢琴，一个男生的手指在琴键上轻灵地舞动，音乐自他的指尖流出，音符流动交织成为奇瑰的光影，在空中变幻种种景象。音乐世界中的王者，音符遵循着他的意志组合成优美的乐曲。一束灯光照在演奏者的身上，在漆黑的大厅中，他是唯一耀眼的存在。他的侧脸并不帅气，却非常耐看。

他微微地闭着眼睛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中。

他的手指在键盘上轻柔地舞动，节奏与力度越来越大，如同雨滴一样轻柔的乐声变得如狂风骤雨一般强烈起来。许久之前他似在人群中不经意地看了她一眼，那身影便印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，默默地看着她，喜欢着她，细小的喜悦与悲伤在心底聚集，日积月累中，体内深藏的情绪已经无法压抑，如同火山一样喷发，热烈而奔放到无法自控。

在音乐中听众如痴如醉，音符如同被赋予了生命，具有了鲜明的形象。男性音符围着女性音符在空中翩翩起舞，如同两只精灵在空中来回追逐，洒下一道道光影。

女精灵一次次地拒绝了男精灵的追求，男精灵忽然停在空中，收敛了翅膀，表情忧伤。热烈的乐声忽然放缓，如同低低的啜泣，满座听众也随着音乐而陷入悲伤。

他默默地停在原地低着头，怅然若失。片刻之后，他鼓起勇气走向了她，脚步坚定，一往无前，无数的星光和细微的光芒在他们的身边闪耀。

他单膝跪下，双手举起，将一颗真心奉献。他温柔的低语，如最美丽的情诗。她的矜持与骄傲纷纷缴械，缓缓地伸出手，放入他摊开的掌心。男精灵轻轻地吻着女精灵的手背，漫天的星光洒下，是对他们的祝福。他们牵手共舞，向着幸福的天空飞去，身后一片星光灿烂，身影渐渐远去不可见。

所有人都沉浸在那绚烂的景象及美丽的情境之中，久久地不能回过神来。人群中有人带头鼓掌。众人才如梦初醒，稀落的掌声转瞬间汇聚成海洋，目光集中在演奏者的身上。

弹钢琴的少年从座位上站起，灯光追随着他的脚步而移动，他来到帷幕旁停下。舞台边缘的帷幕后躲着一个女孩，她是前一场演出的舞者，结束之后在后台看最后的演出节目。

此时，他跪在她的身前，眼睛里面是能将冰雪融化的温柔：“请你接受我对你的爱吧。”

她只是静默地长久地看着他不发一言，一瞬间，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她的身上，无数渴盼的眼睛都在诉说着一句话：答应他。

演出结束，帷幕徐徐地闭合，将他们二人和观众隔开。

她眼里是泫然欲泣的泪水，那一首为她而弹奏的钢琴曲，带给她莫大的心灵震

颤。她最终仍摇了摇头，声音低若蚊呐：“对不起，我的心中已经有爱的人了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音波侠。”

他听了后，却并不失落，眼睛里漾满了笑意，从怀中取出一个面具戴在头上——那是一张狮头面具，虽然遮住了他的脸，却遮不住他双眼溢出的温柔笑意：

“我就是音波侠啊。”

她用手捂住嘴，不让自己发出惊呼声，泪水却渐渐地落了下来：“你就是音波侠？”

他无比笃定地点头。

是的，是这双眼睛。她在心里默默地说。她仰慕的、热恋的他此时跪在她的身前，一脸渴望地等待着她的回应。直到今日她才发现，原来他是那样的好。他就是他。

她伸出手放入他摊开的掌心，一双手经历漫长的曲折岁月，终于握在一起。他俯身轻轻地吻向她的手背。

帷幕的另一侧，演出已经结束，所有的演员走向舞台谢幕。他牵着她的手从空阔的后台走出门外。平安夜的钟声响起，圣诞节来临了。礼堂内传来阵阵的欢呼声，他和她并肩而立，挽手看着漫天的飞雪。

天寒地冻。

温暖如春。

# 逆命



第一章

少天师



---

已经是深夜，在这座重楼叠院的深处却是一片灯火通明，房间中不断地传来女人的痛吼声，在静夜中分外揪心，护士们忙碌地进进出出。庭院中，一个留着短发、身穿道袍的男子，焦急地来回踱着步子。

他似乎再也无法忍耐，抓住了一个护士问道：“屋内到底怎么样了？”

迎上他焦急而盛怒的目光，护士畏惧地缩了缩身子：“卡梅尔医生说由于夫人怀的是双胞胎，目前陷入了难产中。”

“什么？”他的脸色随之一变，举步便往内走。

在一旁侍立的老者，横跨一步拦在了张清思的身前：“天师，你修行天师道，女子生产时的血大不洁净，你若入内，本身道行会受损啊。”

张清思横眉冷对：“护法长老，让开！叶茹现在正是需要我的时刻，道行受损，又有何惧？”

护法长老见张天师一脸决然，轻叹一声，移开了步伐。

虽说房屋的外观是中国古代房屋的砖木结构样式，里面却放着现代化的产床、体征检测仪、胎心监测仪，一名女医生和数名护士正在指导着产床上的孕妇生产。躺在床上的孕妇满头大汗，双手紧紧地揪着两侧的床单，由于痛苦以及过度的劳累，她目光涣散，显得极为虚弱。忽然，她的目光再次集中起来，脸上闪过一丝惊讶的表情，旋即变为感动——是张天师走了进来。

她在她的身旁坐下，轻笑着握住了她的手：“别怕，我会陪伴在你身边。”

透过他温暖而坚定的手，她感到了一种令她无比安定的力量——如同以往多次并肩战斗，在生死关头，他伸出手轻轻一握，便会令她畏惧的心安定下来，充满了勇气。只要有他在身边，死都不怕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，她忍受着巨大的痛苦，手掌不自觉地用力紧紧地抓住了张天师的手，张天师默默地忍受着疼痛，不吭一声。

卡梅尔用手背拢了一下从帽子以及口罩之间漏下来的金色发丝，轻声地说道：“夫人的阵痛已经过去了一大半，再坚持一下应该就可以生出来。如果你心疼夫人不想再坚持的话，我可以实施剖腹产。”

张天师和妻子对视了一眼，他们相知多年，只一眼就交换了彼此的心思。张天师笑着说：“继续坚持吧，反正都已经疼了大半，现在剖出来，前面岂非白疼了。”其实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他并未说，在他们道家看来，人的生辰八字，关乎一生的命运。出生的时间则应以自然时间为准，而剖腹产则是人为地影响了原本天定的命运，凶吉难料。而道家向来讲究万法自然，因此更愿意接受顺产。

长夜漫漫，在痛苦的煎熬下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极为漫长，天色渐渐地泛起了鱼肚白。在一声声嘶力竭的痛吼之后，婴儿终于降生，发出一声清亮的啼

哭声。

张天师和妻子对视一眼，她眼神充满着疲惫与幸福，看向医生抱到她怀中的孩子，湿漉漉、毛茸茸的头发紧贴在头皮上，一双眼睛紧紧地闭着，嘴巴大大地张开着拼命地哭泣，宣告着自己来到了这个世界。当医生将孩子放在爸爸的怀里时，婴儿立刻停止了哭泣，睁开了一双迷茫的眼睛，看向眼前新鲜的世界和眼前的两个人。

庭院外无数天师府的弟子彻夜等候，张清思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昂首走出门外，朗声宣布道：“龙虎山天师府第七十二代传人张云流降生，将袭天师之位，是为‘少天师’。”

自张道陵开创五斗米道，在龙虎山修行成道以来，龙虎山天师府变为道家领袖，总领天下道家，绵延千年，世代受封。而唯有龙虎山天师府的主人，才可号为“天师”。张道陵飞升之前留有法旨：“绍吾之位，非吾家宗亲子孙不传。”

张天师夫妇已到中年，但却始终膝下无子，后继无人，这一直是天师府上下的隐忧所在。如今喜得贵子，大家都欢喜异常，轰然拜倒：“恭喜少天师降生！”这个孩子，一出生便万众瞩目。

位于人群前列的张清成，嘴角泛起一丝苦笑。他是当代天师张清思的胞弟，天师的传承本着“传长不传幼”的原则，因此他一出生便注定与天师无缘。而他膝下已有一子将近十岁，他见哥哥一直无后，心中便燃起了一线希望。天师无后，依据千百年来的传统，将传位给侄子——也就是他的儿子。如今，随着“少天师”的诞生，他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。

“啊——”身后的房门中再次传来一声凄厉的叫声，紧接着又是一声嘹亮的啼哭声。

张清思愣了一下，转身走进了屋内。医生的手上抱着一个新生的婴儿，他如卸重任地对张清思说道：“孪生双胞胎，恭喜张先生再添贵子。”

在这一刻，张清思和妻子紧挨而坐，看向怀中一左一右两个孩子，犹如枯木逢春，面上露出欣喜之极的笑容，那是父爱的天性。有了孩子，这个家才终于完整，奔波劳累数十年，这一刻的欢欣喜悦，抵得上过去所有喜悦的总和。

“清思，小儿子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哥哥叫张云流，弟弟就叫张云逸吧，云流云逸，哥哥在哪里，弟弟就在哪里，永不分离的好兄弟。”

忽然，一个道童来到门前，躬身说道：“天师，神算子登门拜访，欲求天师一见。”

张清思讶然：“神算子居然深夜来访！”他恋恋不舍地将孩子放在了床上，向前厅走去。

神算子是神算门的掌门，这个门派颇为奇特，门下只有一名传人，传人即为掌门，代代相传。虽说道门之中皆有相卜之法，但神算门的相卜之法却是传自上古巫祝时代，精微奥妙，铁口直断生死。有无数人恳请指点命程，但神算子却从不轻泄天机。神算门的人，他们所追求的是不断地研究并完善占卜之法。研究的基础，则是收集记载众人的命运。有些人自出生时便被神算子选定，而此人一生的命运，也将为神算子所记载。

张清思和神算子仅是见过几面的泛泛之交，他实在想不出他为何会深夜来访。

前厅中一个身穿黑色休闲西装的年轻男子正低头玩着手机上的游戏，衣服上饰以暗金色的飞星与蓍草图案，让他更多了一分神秘的气质。听到脚步声，他退出游戏将手机装进了口袋，礼节性地站起来迎向走来的张清思。

“张天师，深夜冒昧打扰，失礼了。”

“不知神算子掌门深夜到访，所为何事？”张清思也不拐弯抹角直接问道。

“我夜观天象……”神算子刚说了个开头突然顿住了，笑着说道，“我忽然发现以这句话开头很像江湖术士骗人，不过我是夜观了一年的天象，注意到天狼星动，色作红白，乃是天狼星所主的人要诞生了，我一路追寻着天狼星而来，于深夜时来到了天师府。如果我所料不差，天师应该喜得双子，因此特地前来道贺。”

“正是！”张清思大喜道，“神算子掌门可是第一个来道贺的客人呀。既然难得有缘，还想请你为小儿批命。”提出这个不情之请，张清思的心中也是一丝不安，担心他会拒绝。

“嗯——命既天定，我等不应随意泄露。”他似乎毫不在意他拒绝的是正道之中最有权势的天师府主人，“贺礼已经送到，我也该走了。”他拱手告辞，向外走去。张清思也不便多作挽留，相送到门外。

站在门外，神算子习惯性地看向天空，脚步蓦然停住，脸色骤然一变，似乎看见了极为不可思议的东西——明亮的天狼星竟然变色，偏向暗淡！天狼星乃是一对双星，一大一小，一明一暗。在二十八星宿中属于井宿，此星明亮，代表国富民安，天下太平，如色变则动荡不安！

他转身快步向屋内走去：“好，我便破例一次，为此双生兄弟批命！”

在内屋他见到了刚刚出生的婴儿，粉嫩的面庞几乎没有任何分别。幸而每个婴儿的手上都系了腕带，标注了详细的出生信息可以用来区别。

张云流微微地闭着眼睛，鼻翼轻轻翕动，他的睡容安静沉美，令人不敢出声，生怕惊扰了他的美梦。而张云逸则睁着蒙眬而纯净的眼睛，毫无意识地看着眼前的世界。

神算子看了一眼张云流的出生时间：12月28日23点58分。

神算子从怀中取出了一把蓍草，念念有词一番后撒在了地上，蓍草在地上散落成杂乱的形状，然而在他的眼中却如在读命运之书。

“张云流，大吉好命，福祚绵长，将来之成就，不可限量！”

神算子捡起了散落在地上的蓍草，面上露出疑惑的表情：星象示以乱象，当应在这两个人的身上，但哥哥却是绝世好命，难道……应在弟弟的身上？他将目光投向了张云逸，当他看清腕带上的时间，心中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：12月29日零点2分，四分钟的时差，时间由28日进入29日，一日之差，命理差之千里。

他再次将蓍草投掷在地上，看了之后竟然浑身巨震，久久不语。

“神算子掌门，有何不妥？”张清思见状追问道。

神算子回过神来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伸手将蓍草扫乱了。

“小儿命程如何？”

神算子的神色前所未有的严肃：“不可说，不可说。”

张清思还不甘心，追问道：“那么只需告诉我他以后会不会过得幸福就好了。”一片拳拳爱意。

神算子沉思半晌，缓缓说道：“艰辛坎坷。”

张清思心情沉重地看着张云逸，片刻之后却忽然释怀一笑，朗声说道：“那我便努力给他安定幸福的生活吧。”

神算子打开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，看见张清思好奇的表情，他解释道：“神算门历代将个人命运记载在《天命书》中，以便研究，卷帙浩繁，做数据分析比较困难，我编了个软件将所有的资料录入在里面，这样就可以通过电脑直接进行数据分析了。自我开始神算门将用电脑替代纸笔记载《天命书》，我会将他们二人一生的命运记载在《天命书》中。”

记载完成之后，神算子告辞离开天师府。

长夜已逝，山风浩荡，晨曦洒下。神算子那张玩世不恭的脸上此刻却满是深沉的哀伤，那样浓重，仿佛聚集了全世界的哀伤，又或者说他是在为全世界哀伤。

泪水沿着他的面庞缓缓地落了下来，因为，只有他知道，他不是行走在阳光下，而是即将迎来无尽的长夜。

十五年后。

群山连绵起伏，东望如游龙，西望如虎踞。山林郁郁葱葱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，天地之间的灵气聚集此地，造就了这一片洞天福地。

在山势险要风景绝秀之处，楼宇林立，气象宏大。在大殿之中，一众身穿道袍的人神情肃穆，看着跪在大厅中的少年。

在大厅的正中坐着一个中年男子和一名美妇，两人眉目深锁，看着跪倒在地的少年。少年的手中捧着一把剑，举在头顶上，准备上交。众人只看了一眼便知道这是下山历练之前，张天师分别送给他们二人的三五斩邪雌雄剑中的雄剑，是他哥哥的佩剑。

“为什么下山历练只有你一人回来？你哥哥呢？”

少年以头捣地，泣不成声地说道：“哥哥……哥哥……已经死了！”

“什么？！”中年男子震惊异常，伸手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，那张实木桌子顿时化为粉末！

旁边坐着的美妇猛然站起来，脸色煞白，极为惊骇。

四周站立着的人，也骤然倒吸了一口气。这个消息犹如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，引起一阵骚动。

“少天师死了……”

“怎么可能？”

少年伏在地上，肩膀轻微地抽动着，悲伤的泪水从眼眶中涌了出来。他抬起眼眸，看向一脸寒冰的父亲：“是的，哥哥死了。”

作为当代天师的传人，他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的生死，但在得到少年肯定答复的这一刻，内心却如遭重击！因为死的人是他的长子张云流，是他最为心爱的儿子，自出生起便被立为少天师，视为龙虎山天师府未来的掌门人来培养。而他也不负所望，在五岁的时候觉醒神识，在七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神隐，更在八岁挑选宠物时，得到了魔兽冰麒麟。他在修炼上大有天赋，能得到魔兽又说明他是有

大气运加持的人。他是天师府数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天纵奇才，被视为成为神隐的第一人，带领龙虎山中兴的人，被寄予厚望乃至全部希望的人，居然死了，叫他如何不震惊！

“你哥哥是如何死的？”张天师颤声问道。

伏倒在地上的少年，久久地沉默不语。

周围站立的人，无声地缩小了圈子，将他围在了中间。短暂的等待后，他们显然失去了耐心。

“少天师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快说！”

“快说！！”

四周无数的声音混合在一起，声浪犹如一面墙一样不断地压向他。没有人关心他如何逃出生天的，他们只关心他的哥哥——少天师！

张天师长长地呼了一口气，平息内心的悲痛：“你们出生之时，我曾请神算子推算过你们二人的命理，并非早夭之相。云流的死，有些蹊跷。你能详细地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

张云逸慢慢地抬起头来，脸上泪水纵横，充满着无限的悲伤和自责：“我和哥哥下山历练，奉命除去蛇妖。我们原本要找的是条小蛇妖，却不料碰到了有千年修行达到隐王级别的蛇妖，我们因误抓而激怒了她。由于力不能敌，哥哥为了杀掉她，也为了救我，选择爆体与蛇妖同归于尽。在爆炸之前的那一刻，我被哥哥推开，然后就昏迷过去了。醒来之后就只发现地上散落的这把剑，而哥哥与蛇妖，已经是尸骨无存。”

张清思和叶茹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中，空气死一般的寂静，张云流的死讯如石头一样重重地压在他们的心头。

张云逸一动不动地跪在冰冷的地板上，手上依然托着那把长剑，等待着父亲收起那把剑。

“真是漏洞百出！”张清成冷笑一声，舌绽如雷，“那蛇妖既已是隐王强者，神隐之中，实力一层之差如隔深渊，她想杀你们易如反掌，又怎么会让少天师有机会自爆？”

他质问到这里，却蓦地住口，那表情如瞬间意识到一个惊人的真相！周围的人看着他，也随之心中一惊，立刻意识到一个惊人的猜测，人群中有人按捺不住

地脱口而出：“是你杀了少天师，想取而代之？”

张云逸霍然抬起头，挺直了脊梁：“我没有！”

然而，疑念一起，众人越想越觉得疑点颇多——作为天师仅存的子嗣，一旦哥哥身死，他就会成为“少天师”，进而成为“天师”。历史上为了争夺君位，兄弟相残向来不少见。

张清思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凌厉的目光直视着张云逸，面寒如冰。手足相残一事，他不愿相信。张云流和张云逸从小一起成长，关系亲密无间，只是到了六岁该受教育时，张云流作为天师继承人，独立接受教育，而张云逸则随天师府大多数弟子一同接受教育，自此以后两个人才渐渐地疏远。

“我问你答，从实招来，不得有任何隐瞒！”张清思面容凛然，声音隐含怒气。

张云逸低着头默默不言。

“你们是如何发现蛇妖的？”

“根据府中提供的情报，在杭州市西湖边南山路的酒吧一条街发现了她。”

“你们之间如何交手？”

“我和哥哥本以为她是一只小妖，交手后却发现她是隐王级别的高手，于是联手施展三五斩邪雌雄剑与之对敌。”

“少天师又是如何接近蛇妖施展爆体与之同归于尽？”

“那个……”张云逸一时语塞，“我们打不过蛇妖，眼看就要被蛇妖杀掉，哥哥让我挡住蛇妖的攻击，他冲到蛇妖的身边爆体与之同归于尽。”

“一派胡言！就凭你能挡住隐王强者的攻击，掩护少天师接近蛇妖？再者……就算少天师自爆，恐怕也最多只能是伤了隐王强者，而不可能杀了她！快说，真相到底是什么？”张清成步步紧逼。

这一连串的追问，都是之前张云逸在讲述过程中所遗漏的细节，也是关键之所在。在细究之下破绽百出，张云逸颤抖着嘴唇，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，唯有沉默以对。

面对名誉甚至性命攸关的问题，他闪躲不答，更加坐实了众人心中的猜测！

“快说，是不是你杀了少天师？”人群中有人难以按捺愤怒的情绪，喊了出来。

“我没有！”张云逸痛苦地说道。

“说——是不是你？”千夫所指，众口铄金。

“不是我……不是我……”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，气势减弱。

一道剑光划过，张清成手中雪亮的长剑出鞘，指向张云逸，寒气直逼眉睫，愤恨不已：“按律例，残害手足兄弟，其罪当死！”

“处死他！”

“处死他！！”

杀害手足兄弟，人神共愤，一时间群情汹涌，纷纷叫嚣着杀了他。

张云逸紧紧地咬着牙关，目眦欲裂，眼睛里面几乎滴出血来！他似乎用尽全身的力气，扫视周围那些对他恨不得杀之而后快的人，目光最终与父亲对视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我没有杀死哥哥！”

张清思接过了张云逸手中的剑，目光落在剑上。一瞬间大厅中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，屏息地看向他，空气静谧而紧张。众人静待着天师的决断，只有他才有权判定张云逸有无罪过。

张清思把剑横在手上，一言不发，令人捉摸不定，手上的剑似乎随时会落下。

“天师，请三思！”一直未曾开口的张灵发言了，“以我对云逸的了解，他绝不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。现在真相未明，张云逸到底有没有杀人，眼下无法断定，仍需调查。”

张灵是龙虎山天师府十大长老中司职守山的长老，位高权重，说话颇为公允并具有影响力。

张清思沉思不语，内心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挣扎。

“事实如此，还用再推脱吗？”张清成怒道，“今日我就为张家列祖列宗除此败类！”手中的长剑竟然猝不及防地刺出！

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火红色的红云喷薄而出，灼热的气浪如飓风般横扫而过，一声清脆的鸣叫之后，一只火红色的独脚鸟站在了张云逸身前，挡住了刺向他的剑。而张清成手中的剑竟被熔化，在地面上形成一摊铁水。

那只鸟儿身高一尺左右，单足而立，身上的羽毛如燃烧的火焰，灿烂如云锦。它昂首傲然而立，短喙悠闲地剔着羽毛，一副睥睨众生的表情，身上散发着与生俱来的尊贵与骄傲。

众人一时之间认不出这只鸟儿，但从它的威压和气势上也可以知道，这是一头不折不扣的神兽！